國朝文錄

湯潛庵先生文錄引

理學經濟文章三者各有專長能兼之者在宋惟朱子在明惟陽明子然陽明之學自矜心得務與朱子爲難迄今從之者多詆之者亦復不少惟經濟文章實不可及若講學取陽明之長而去其短而經濟文章復亞之者則惟我　朝湯文正公蓋文正從孫徵君遊不以朱子之改補大學爲是并以平湖之排擊陽明爲非其言曰欲明程朱之學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又曰講學只在當下所處之地所處之時舍

此而談空說悟直作一好話頭講過終與自己無益也可以謂之醇儒矣經濟未及盡展而見於撫吳時者蠲逋賦撫疲民正人心興教化純以王道而無雜伯功利之私文章不多作作即高雅不羣諸疏尤善於立言不競不絿得告君之體蓋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不惟非文士可及并非講學家有質無文者所可及也今錄其文爲二卷雖於論學之書不能盡錄而經濟之犖犖大者則具是矣上高李祖陶撰

潛庵先生遺稾文錄目錄

卷一

卷二

潛庵先生遺稾文錄卷一

睢州湯　斌潛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金鎭濤海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本性之中五常備具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恥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

之別類之事親從兄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五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己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舂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有深淺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蓋道之大

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衍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問無與親授受於一堂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孫精（宋儒二字須看此注脚）氣貫通譜牒昭然自相聯屬彼傍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而不敢與大宗相抗矣誠有不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甚超悟而略躬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知佛氏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爲修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共復其性謂之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

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撤傳釋之辨蓋吾儒傳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斌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精義微言寔承而誨而得有開焉時內黃令張君仲誠潛修默悟力任斯道迎先生至署獨俸付梓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惟曰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耳吾之身天實生之切實指陳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堯

舜同揆而明物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誠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顏曾孟由孔顏曾孟而證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實實體驗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量長橫分畛域妄起戈矛不幾負先生論定之心乎且亦非仲誠公諸同好之意矣陸子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斌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矣

直從天命之性說起以明理學之有宗傳而儒者盡性合天之功之不可缺略文筆周匝完備絕似朱子

送朱牧仲分司贛關序

戊午、朱子牧仲以秋官尚書郎、視榷贛關、於其行也、同朝士大夫贈之以詩、至盈卷軸、余於朱子婣友也、適應　召來都下、不可以無言、贛州居江廣之交、地號僻遠、往時榷政以通判領之、歲時報成數而已、後用言官議、改部員以重其任、軍興以來、嶺海多故、戈鋋縱橫於蠻洞獐貉之間、估客冒險往還、其難十倍於承平時、今國儲告匱、需餉孔殷、而商旅之難如此、牧仲茲往、其所以裕國課而恤商困者、可不加之意乎、然此固牧仲之所優爲者也、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眞誠之意、動輒曰時不可爲也、事多掣肘

也。牧仲在刑曹。一副郎耳。每慮囚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僞。稽之律例。有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雖豐鎬舊臣亦諒其眞誠。改容而致禮之。雖不能盡如已意。其所全活者多矣。今其視權也。由司寇推舉。天子臨軒而遣之。授以專敕。其體爲京朝官。與督撫藩鎭不相統轄。非若部郎之多旁掣其肘者也。吾嘗謂司權政者。禁胥役之需索。信放關之期。會則商不病。杜豪強之夾帶。絕權貴之請託。則課不絀。而其要在律已嚴而綜核愼。此皆牧仲之所優爲者也。而余（要此下意）（撇開本文）之所望於牧仲。不盡於此焉。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急

者人才也古人箇數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爲首務其所謂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也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略足以匡時（舍易堂其誰與歸）有精苦之志有深沉之識此其人必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遯世無悶或浮湛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西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人乎余昔參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休歸里寧都有魏冰叔兄弟與彭躬庵邱邦士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藏交修不求聞於世余爾時雖粗知其姓氏未能悉也今得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爲人屈指當日已二十年矣河山阻修

時光荏苒惟有浩歎而已天生人才無間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從冰叔益求知所未知爲勿如我之過時而悔也還朝以此爲使歸之獻則牧仲知所以報國者深矣

用意固佳而布置安放亦有法。易堂諸子以布衣名重天下讀此書知先生亦傾慕之宜長樂陳惕園至今有易堂德隱錄之書也

徵君孫先生九十壽序

康熙癸丑、徵君孫先生壽登九十、嘉平月之十四日、爲懸弧之辰、睢陽門下士暨平日私淑先生之教者若而人、將渡河稱觴於兼山堂下、斌再拜頓首而言曰、人生百歲爲期、先生年踰耆耋、步履輕捷、神完而氣固、著書未嘗以寒暑輟、弟子執經請益者、趾錯於戶、應答終日無倦容、竊念自古九十好學弗衰者、衞武公而後、不過數人耳、先生之壽殆天之有意斯文與、夫壽者假百年以爲萬古者也、道體流行萬古不息、非人則道無所寄、非聖人則道無以行、非天假之以年、則聖賢凝道之功或未能深詣其極而造化之

流行於萬古者不能謝屬之於我故此身者百年之物迨功力精深充實光輝上繼往聖下開來學則百年而萬古矣孔子以天縱之聖自十五志學猶必至七十而始能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道無止境學亦無止境使更假以年必有日進不已者特後之學者亘千百年不能識取從心不踰矩之真境況能知其進此者乎使孔子年未及七十而止則後人必以知命耳順為學問止境矣使顏子而有夫子之年則所謂未達一間者其終於未達歟夫壽之可重也如此哉先生早年潛心濂洛之學以孝親敬長為根基以存誠去偽戒懼慎獨為持要出門定交與葛嶼廓園蓼洲諸君子議

（以孔子作証反復盡致）

論往復以砥柱中流自任浩然之氣百折不回會瑞鐵峨張諸君予並罹鉤黨平日交遊身都通顯者皆閉戶掃軌噤不敢出一言而先生獨不避虎猨力爲營救當其時岌岌瀕於難矣而卒恬然無慼也今氣運剝極而復一興朝定鼎崇儒佑文先生讀易百泉稍光斂耀靜悟淵思德益劭而學益邃徵書歲下纁帛屢賁巖阿至朝虛祭酒之席以待而先生夙隱益高公卿藩臬擁篲到門執弟子禮先生與臣言忠與子言孝魮菜苦茗嘗至更闌燈灺猶娓娓弗倦或千里書札問難爲之條分縷晰無不人人各得其所求有初接者才品高下即衡量不爽與之言論輒中隱微若久與處

洞悉其生平者卽秦越人之視病不是過也回視數年前學問必有日進月長可自證自勘而非他人所能識測者矣今天下理學烝烝而起詖行淫辭之習漸以消磨謂非先生倡率鼓舞而然歟蓋昔年處廻瀾之終而今日當風會之始處其終者與羣賢聲應氣和不能奏廓淸維挽之功當其始者碩果獨存靈光巍然千百年正學之傳手闢榛叢而立登康莊固知天之厚予大年者眞非應上七点乃收通篇在他人胸中筆下只有此意耳此只作餘波無意也衛武公耄年進德淇澳抑戒之詩風雅傳焉先生結廬蘇妙門與淇澳百里而近請以金錫圭璧之章爲先生一侑觴焉是爲

徵君為前明遺老為理學宗傳年躋九秩神明不衰天之所以篤生之固有在而徵君之與年俱進者亦必有在矣非如此用意詮發固不足稱其為人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車駕至蘇州、詢閭民俗、告誡有司。遂至曲阜、祭先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宮、頒賜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乂。斌時奉命撫吳、祗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頹圮、明倫堂岌岌欲傾、慮無以仰副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蠲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晝勉蕆事、棟櫨楹礎之殘缺者易之、丹

蘼穢滌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廩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輿制具備。泮水疏通。達接太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千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質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　東宮之命。頒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

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道經

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偷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二層收其效）通經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三層）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五層得其精微）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裂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四層分亦不勝其弊起下文）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

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又補出身心一層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溯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嚮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即申上文身心也。苟無務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倒因倒陋習一切掃切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者。必剸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寗拙毋巧。寗朴毋華。寗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閒。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于大廷。亦

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為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勝也出為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為眞經學其斯為眞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為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為二事即誦說先師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授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仍以范胡節之）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為本當時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有所與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效也所以佐成 聖朝之治化者予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為記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督糧道副使

劉鼎、蘇州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賑、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鼎之力爲多。司學事者、教授吳世松、訓導張杰也、例得並書、

極論古今學術而歸本於經學即道學務在躬行以實踐之于此事無遺蘊矣而前後以范胡呼應亦總不離此旨。此題自宋以來不知其幾千萬文矣或詳典制或明義理或對針時事或緊切地方竭慮殫心藝思拔出前人名作之外至此文出而堂堂正正一切有以包掃之願書萬本讀萬遍普天下學者皆口殆流沫手生胝也

○○重修中州會館記

中州會館、在宣武門之左、舊爲梁司徒公別墅、所謂銀灣曲也、順治十四年同鄉官都下者、捐貲購得、改建會館、宗伯薛公爲記其事、歲久漸頹、屢議修治、以艱于費、弗果、越康熙十八年秋、地震、傾圮殆盡、時都諫王君子厚、方主館事、捐俸以倡、同鄉各輸金有差、鳩工庀材、中翰王君三錫、身董其役、再閱月而訖工、於是鄉之諸大夫士置酒其堂、謂不可以無記、而屬文於余、余謂 國家畫十五方域○而京師其都會也○凡鄉之仕於朝者○官階之崇卑○職掌之鉅細○繁簡不侔也○分曹治事○有朝會而外○終歲未嘗過從者矣○其

官於外或數百里或數千里睽間不相通有一旦以奉表述職而至者矣有貢舉於鄉以應試謁選而至者矣亦有京朝官出秉節鉞備藩臬郡守之任倏而數百里數千里睽間不相及者矣幸而聚於一時則歲時伏臘會集讌饗於同郡事　主之時修親睦鄉曲之義豈不謂行古之道乎鄉讌斯舉洵爲知所務也余更三復宗伯之記稱述吾鄉先哲若李文達劉文靖之相業顧軒兩都憲之清直馬端肅許襄毅之政事何文定崔文敏之文章氣節屬望後人希蹤風烈交相砥礪不在飲食燕衎相徵逐用意可謂深且厚矣余謂諸公德業蓋有所本亦在其學而已中州文章莫盛於

辰老莊學闢佛老崇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論者以爲精微之蘊猶有未究其極者至兩程子出獨深探原本窮理盡性接千古不傳之緒故程子者實儒學之大宗而鄉之後進所當奉爲準的者也

提派此公盛學倒

若許交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元興太平之運而明之曹正夫倡道嶠澠距邪閑正居一代理學之冠其後尤季美、孟叔能紹述於洛西晉正卿、呂叔簡、振興於宋鄉呂忠節闡繹孝經賀景瞻發明春秋劉文烈力任風教大節皎然數君子皆不惑於功利權謀詞章技能之習而確然有以自信者也誠得其所以爲學以之事君必忠以之事親必孝以之交友必信於前修之事功風節不規規

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夫程子之學以至誠爲聖功之極以主敬爲入德之要凡與斯會者揖讓進退必準於禮可否然諾必揆諸[illegible]道敬存於心貌恭非敬也敬而後能誠非敬無以爲誠也以此交修弗怠庶不墮先哲之遺教於以勉盡職業報　朝廷之知遇非徒講鄉曲之情風倘伏臘聚會燕好之數數也古人無往而非學故敢推廣前記與諸君子共勉之

議論一層進一層而意度波瀾亦皆入古于會館記得之可稱絕特

重修信陵君祠記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在上方寺之右、雲杜李本寧宗伯宦梁時所建也、崇禎壬午沒於河、今 國家承平三十年、廢典漸次修復、而信陵祠獨缺、永平韓子蓉遊梁歎曰、茲非魏鄰耶、夷門之墟、猶有侯嬴朱亥若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以監門市屠老耳、巖穴不乏人、能識人不恥下交者、世不數見也、（一起、便有神）於是偕寺僧郎其祠地土中求得雲杜故碑、酬金建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子又曰、侯生猶魏產耳、若毛公薛公固生於趙、爲平原所簡賤、而着與爲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言趣駕救魏、卒五國之兵

敗秦師至函谷關而還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產而不祀非闕典歟補主列侯朱之亥旌功也所謂禮以義起者也工竣訖請於官春秋致祭復選石刻史記魏公子列傳立祠中過睢陽請余爲之記余酹酒與韓子曰君燕趙布衣也未嘗縮綬分符有修復舊典表章古烈之任者也何汲汲爲此得無（此敘前後）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遇與信陵曠世而相感乎夫信陵豈（此乃放開大議論）獨以好客重乎秦之併六國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魏爲脣齒而魏與五國爲藩維信陵用兵雖太公穰苴無以加焉使當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至折而入於秦即信

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下士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託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於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卒其亦（何等[illegible][illegible]）不忍見天下之遞歸于秦而求速畢一朝之命乎李牧死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肆威于海內天也漢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祠之也其亦有見于此乎信陵墓在揚州門外河流變遷湮沒不可問矣此祠之建其不得已也遂爲之記韓子名鼎業字子新博學好古慷慨多大節此祠之建其一端云

此文跌宕流連極似魏叔子得意之筆徒詫其從大處起議猶闢皮相

上孫徵君先生書

去冬得侍几杖、蒙指誨諄切、佩服無斁、昔豫章見龜山曰不至此幾虛過一生、誠哉是言也、亦嘗來晤得拜手教、期望之意懇懇、爾篤自顧何人、敢不勉勵、君山至備詢起居、知道履康勝、盛暑託易孳孳不倦、非仁智合德、純一不已者能之乎、今精神益健、眉壽無疆、孔子曰仁者壽、於今益信矣、亦嘗見示格物說、眞千古定論、斌竊嘗三復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本亂而末治節下、蓋修身爲本之本、卽物有本末之本、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卽知所先後之知、卽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

修身所以明德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修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一也此即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接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覆明德新民止至善而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學入手惟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爲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新民之物也明德新民雖並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民未新即吾德有未明處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則格物爲聖學徹始徹終工夫可知矣又舉聽訟一事蓋新民之一端而大畏民志即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

後篤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賢心心相印毫髮不爽大學之格物即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辭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斷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即至演易繫辭窮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朱子以古

本有錯簡爲之改正補傳心艮皆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爲一傳本末格致誠意各爲一傳文義似爲明晰而下手頭緒反不如古本之直截歸一此陽明古本之復誠不容已而非有意多事起後人之爭端也格物之說陽明以朱子窮至事物之理爲偏屬知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此與孔曰博約

此恐忌爭止辨而家皆可無言

孟曰詳說同義固非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以親還父子以

義還君臣以序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可謂眞切簡當矣然亦未有不稽之往哲考之經傳遂能處之咸宜者也其或汎覽博觀弊精耗神本性汨沒於汗簡竹冊之中此則不善學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其陷溺泝流窮源不得不歸咎朱子然究其爲說正以救其流弊而非操戈後人不察或詆朱子爲支離或病陽明爲虛寂皆未覩大學之全者也陽明以良知倡天下功信偉矣但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龍谿遂併意知物皆爲無善無惡則覺有刺然不安者孟子因性善二字費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以明此正示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爲天下後世

慮者誠遠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此言本自精確而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禪學何異恐後學爲其所誤君子未免歸咎於陽明也愚陋之見不知有當否乞直示之家居人事紛擾兼差繁賦急無子弟可託不能時常相從於百泉夏峯之間又學識疎陋不足鼓舞同人振興吾道負諄諄提誨之意實切悚惕竊于新約明歲請台駕過河爲嵩少之遊伊洛之士皆將負笈相從倘如其請真千古盛事也臨啓不盡瞻依

此事辨之者多矣本朝兩大儒安溪睢州皆篤信古本而不以朱子改補爲是可以知所折衷矣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淸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數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來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師、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而茫廢、荒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

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于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于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徇以僞久矣巨公倡之于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塲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此輩可笑）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覩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家隱微之私（此種可惡）以自居衞道闢邪之功夫訐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

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諆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詆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夫陽明之果爲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葢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

（一喝今人耳鼓）

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燄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諭云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

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日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成孚聲應自眾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眞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僕之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

（此三十四字先生畢生之學者以之爲宗雖入聖域不難）

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眞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胷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先生學術以程朱爲宗而於陽明亦取其長故不專嘵嘵多言而天下卒以正學歸之讀此書可以知其心矣○細讀陽明之書自多可疑近吾鄉黃靜山先生有與人書辨之最悉然如淸獄之援爲則大過矣此書痛切鍼砭實中其病

○○○答孫屺瞻侍郎書

淮陽水患、下民其咨、先生忠誠體國、正學宏才、為
聖主特簡、拯茲昏墊、君臣一德、動與天合、自當立奏平成、萬世永
賴、奉別數月、未敢以片牘上達左右、以先生勞心疏瀹、恐煩清聽
也、適接手教、仰見大君子慎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輩漫無
遠謀者所可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何敢妄言、然
既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狂瞽之言、惟賜採擇焉、下河之患、固在
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秖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
潰隄潰決、因而閘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暫時之漕、不為

水求歸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爲巨壑矣

皇上南巡親見下民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之中眞若痌瘝在身此天地覆載之心也即堯舜之憂勞洪水大禹之饑溺由已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治下河　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爲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沭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illegible]）今南岸減水閘壩之水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淮湖之水日增日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淸口太狹則湖遏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遏淮刷黃甯犯大忌浮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

者而今竟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縣注漕河潰隄安得不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壩以減之其意以為漕隄不潰則河隄之畢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河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綫漕隄勢必大壞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為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黃河南岸有毛城鋪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山以下一路減水閘壩不可稍閉以免洪澤湖之泛濫墊

又言治下河各有利

此最要

於且迴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清河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將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墊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議開恐有從而議其後者耳愚因於會議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瀉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歸咎於前日之誤瀉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者用大黃芒硝後應用參芪桂附者用參芪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

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鑿疏浚從長計議為國計民生圖永遠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此非蝸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碰丁溪舒口開通一二處則淨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舊形當漸露再疏動所（此則務為下游）謂射陽德勝平望壽觴諸湖舊迹而以開蝸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湖歸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曰一開海口而遂使下河盡為平陸焉萬萬無此理也故目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肯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人夫物料恐難湊手耳若諸事湊手即當盡心嚴督工

程勿惑浮議成大功者小小順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定算偶爾勝負何足憂喜如弈棊然當爭全局一著二著何足較量下河若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然耳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鑿鑿如此非如他人紙上談兵也只此一言便是治下河定算矣

皇上神聖不世出之主滇黔閩粵指顧蕩平海外自古未入版圖之地皆立郡縣漢唐以來從未臣服之國盡來歸附豈淮陽近地開一二湮廢之河道以救數城之殘黎發自 聖心特遣部堂為

臣子阻撓而罷以爲

聖主之心能晏然而已乎故減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爲成功可操券而待也歲序聿新藉便恭候景福臨楮匆匆語無倫敘伏惟鑒原不盡

此是一時大利害先生曉暢言之瞭如指掌中間取譬一層尤佳○河督者靳文襄公輔也其治河底績與明代潘公季馴並稱而乃有此千慮之失當時爭之者多矣先生之書尤善立言而足以平其氣

○○春王正月辨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蔡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淸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爲確不可易而余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爲建酉月故雨雪爲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

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眾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爲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爲周之二月寅月爲周之三月非同於殷正同於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之爲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或曰四時之序夏正爲善周公大聖

人也以冬為春可乎曰陽明言之矣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陰生而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何不可之有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為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為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為見於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為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為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為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

與黃勉齋續傳乎即有此說

以子陷夜兩語辨甚

須分別看

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於正朔者孔子爲當時諸侯強横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爲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爲垂法後世若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爲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

折衷精微

耳爲存其爲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

如桶脫底怡然渙然

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爲正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

孔子必不敢以正月爲春以周正月爲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曰豳風亦周詩也何以用夏正曰周之先世以農事開國后稷公劉以來固虞夏商之諸侯也爲虞夏商之諸侯必用虞夏商之正朔且豳風述民事夏正爲切而春秋明一王之大法尊周爲重未可以爲例也曰諸家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以爲商不改月之證何歟曰書缺有閒夏商之時制固無從得而考要之不可以例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秋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於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爲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爲冬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於言乎

此案辨之者多矣然頗嫌詞費惟此文直截了當如齊文宣之斬亂絲近代復有拾胡氏之遺者吾友史荆樓辨之尤悉

潛庵先生遺稿文錄卷二

睢州湯　斌潛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金鎮濤海珊校刊

○○敬陳史法疏

奏爲遵　諭敬陳史法以襄文治事、臣　學識疎陋、備員史館、恭逢

皇上虛已諮詢、臣敢不謬陳一得以備採擇、臣竊惟史者所以昭

是非助賞罰也。賞罰之權行於一時。是非之衡定於萬世

皇上御極初年。即　命[illegible]臣、纂修明史。仰見

皇上留心文獻。與唐太宗勅魏徵等撰次隋書。明太祖勅宋濂等

纂修元史可謂千古哲王若合符節但當時纂修止據實錄未暇旁採臣愚竊以爲立法宜詳取材貴備實錄所紀恐有不詳臣謹取其大略爲我

皇上陳之如靖難兵起建文易號永樂命史臣重修實錄則低昂高下之間恐未可據他如土木之變大禮之議事多忌諱況天啓以後實錄無存將何所依據焉一也二百七十餘年英賢輩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著或名傾閭巷而至性可風萬一輶軒未採金匱失登則姓字無傳何以發潛德之光前代史書如隱逸獨行孝友列女諸傳多實錄所未備者二也天文地理律歷河渠禮樂

兵刑獎文財賦以及公侯將相。為志為表。不得其人。不歷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三也。臣謂今日時代不遠。故老猶存。遺書未燼。（朱竹垞是說我亦有此書）當及此時。開獻書之賞。下購求之令。凡先儒紀載有關史事者。擇其可信。並詳參考。庶幾道法明而事辭備矣。臣伏讀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諭云。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大哉　王言。開一代忠孝之源。肅萬載臣子之極。一時在京諸臣。若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皆被旌錄。自當照耀史冊。但明末寇氛既張。蹂躪數省。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罷官閒居。以至布衣之士。巾幗之婦。

其間往往有抗節不屈擀義自裁者幸遇
皇上扶植人倫發微闡幽而忠魂烈節猶有鬱鬱輿泉之下者則
後世何勸焉伏乞
勅下各地方督撫確訪奏聞併將實蹟宣付
史館與范倪諸臣通列同書則闡幽之典愈為光昭矣更有請者
宋臣歐陽修纂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後世譏之宋史修於至正
按此在先以論撰
三年而不諱文謝之忠元史修於洪武二年而並列丁普之義古
今韙之
皇上應天順人救民水火雲霓之望四方徯蘇然元二年間亦有
未達天心徒抱片節硜硜之志自折靡悔雖逆我顏行有乖倒戈

之義而臨危致命實表歲寒之心此與海內渾一竊名叛逆者情（正須辨別）
事不同伏望
皇上以萬世之心為心渙發綸音概從寬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
顧則如天之度𡨋美前王於以獎勵臣子昭示後世其於綱常似
非小補臣在史言史不識忌諱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前幅議論明確尚係史家常談他人亦能見及後段則大義凜
然綱維萬世是時先生官僅檢討而即能持此論慷慨拜疏膽
識雙絕安能不為一代偉人

題請蠲緩疏

題爲積年未完之漕項已荷分徵五戰歷欠之正賦更祈蠲緩以廣
皇仁以甦民困事據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詳該臣看得三吳賦稅甲天下軍儲供億仰給實多我
皇上智勇天錫命將授鉞淵謀睿算威震海隅而轉輸不匱江南每歲本折五六百萬較他省叠數倍焉我
皇上念財賦重地於軍需匱乏之際猶蠲租賑饑恩恤備至迺者
聖駕東巡洪恩再敷蠲漕免丁帶徵漕欠除一時並徵之累
詔到之日白叟黃童靡不舉手加額感激而泣以爲

皇上如天之仁。軼唐虞而超三代。實亘古所未有也。獨是漕糧雖荷天恩。而地丁錢糧。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並徵。民力猶若不支。每臣一出。士民攔馬首泣訴求爲陳情者殆無虛日。臣以國課關係重大。雖恩未敢妄邀。曉以大義。使各勉力輸將。而士民遑遑。哀求不已。臣反而思之。使並徵有益於國。臣何敢妄有所請。（如此說起便更警動聽）乃於國計無所裨益。而下民實爲苦累。臣不爲奏陳。是爲溺職。上負聖恩。故敢冒昧爲我

皇上言之。臣按蘇松等處。賦額煩重。雖在豐年。所入常不敷所出。乃十八十九兩年。異常灾荒。逋欠獨多。今年之尾欠。即爲來歲之

帶徵下年之未完又爲次年之並比陳陳相因日以增益小民終歲胼胝不過畝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積逋勢必不能且錢糧之在公家雖有起存漕項之分而小民輸將總一條編徵原無差別未完起存錢糧之民卽是未完漕項之民今計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未完地丁並時追呼而二十四年新糧又復起徵矣州縣比較大率十日一限假使每日輪比一年則十日中僅三日空閒而（細細核算妙）七日赴比矣近城附郭猶得稍息其窮鄉僻壤奔走道途匍匐公堂欲求盡力農桑不可得已設有司見考成期迫不暇念及生民或一日而並比數年則先因某年之欠而敲扑之後因某年之欠

而加責之血肉淋漓哀號之聲上干天和亦所必至也臣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仁時時告誡有司既不忍使殘若遺黎受此摧

殘又不敢以定限考成爲之寬假誠恐民知積欠已多剜補無術（追欠一語但似勁聳）

惟有拚此皮骨以抵微比官知遞年歷欠催科計窮亦惟拚一降

革以圖卸擔究之官之更代愈速錢糧之頭緒愈亂加以蠹役乘

機侵欺小民逃亡相繼國課必至大絀臣愚以爲民間止有此力

併徵數年其輸納不加多帶徵一年其輸納不加少而分年帶徵

則官免畏避考成挪新補舊之弊民免累日追比荒廢農桑之苦

所全實大也故敢冒昧叩懇

皇上推廣帶徵潜欠之德意俯俞臣請除康熙二十三年錢糧向未奏銷不敢請緩將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民欠地丁錢糧俯照漕項一例于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以舒民困臣又念此數年中十八十九兩年水旱疊承地多版荒人多逃亡今時已五載牽連親族者有之遺累鄰戶者有之所謂有糧無田有戶無人者實實不乏倘蒙

聖恩將此兩年概賜除豁准自二十年後分年帶徵務期全完在民既無並徵之累在官又無虛懸之項然後律以考成之法小民亦各有心既感 皇恩又怵 功令誰不踴躍爭先以完正供此實有裨公帑無損國計而江南士庶歌詠

皇仁億萬斯年永永無極矣臣受　恩最深身在地方目擊情形

不敢隱默并據布政使章欽文詳請前來臣謹會同總督臣王

署理漕務總河臣祈　合詞具題伏乞睿鑒施行

極陳五年並徵之苦而分年帶徵之善淋漓痛切怵目警心尤

妙在通融一例刊新除舊年以紓民困而期全完後之爲民

請命者恐不敢攄開此口

代陳輿情疏

題爲鄉守回公降調士民控籲迫切謹代陳輿情仰祈　睿鑒事據常州府武進縣鄉紳士民張祖酉等具呈該臣看得臣屬七府現武知府者三常州府降調知府祖進朝履任未及一載素聞其操持廉介蒞事勤慎臣私心重之頃緣失察法寶一案部議降四級調用銷去加一級仍降三級奉有　俞旨乃常州五縣紳士商民不知　朝廷功令以爲進朝服官頗能潔已愛民驚聞解任輒搶地呼天號泣罷市若一旦頓失怙恃者奔赴臣衙門請爲題留日不下數千人街衢擁塞哭聲震天更有耆顏皓髮年逾八十平

日杜門靜修足不履公門者亦至臣公堂叩首求遂 天聽臣諭
以 朝廷自有定制保舉之例久已停止爾等當靜聽部選新官
毋得價擾士民愈加愛戴以爲常州四十年來未有愛民如知府
祖進朝若其減差輕耗興學正俗戢奸除暴息訟安民種種善政
窮鄉僻壤盡沾惠澤豪強斂跡不敢作奸
皇上軫念東南如江寧府知府于成龍蒙 特恩超擢吏治丕變
今進朝操守才幹識可與成龍頡頏而獨以一眚被謫萬民驚惶
殆不欲生言與泣下不能止臣再三撫慰許以代題皆望 闕叩
頭而後去及聞赴督臣衙門控懇者亦不下數千人臣不知進朝

何以駁人之深如此臣查失察法寶一案無錫縣知縣徐永言以劾罪免議進朝身爲郡守失察之罪何辭况部議察取督撫職名臣受事四日擧獲法寶是受事之日已爲失察之日自當靜候處分何敢代人瀆奏惟是常州爲江南巨郡一月以來士不安於庠農不安於野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臣蒙
皇上特恩簡畀疆土重任屬吏之敗檢者得而糾劾之廉能者不能爲之一言非公也民情皇皇如此而不爲之解慰安輯非仁也畏罪緘默而使輿情不能上聞非忠也有一於此皆負 聖恩無所逃罪因與督臣熟計再三敢不避斧鉞爲之陳奏實從通達民

情起見非敢違例題留臣謹會同總督臣王　合詞具題伏乞
睿鑒敕察勅部議覆施行
知府可矜可留情狀並於士民口中說過記只閒閒徐徐傍著
數語最善立言最好動聽

蘇松逋賦疏

題為詳陳蘇松逋賦難清之由籲請睿鑒裁酌定不易之規以實國課以遂民生事臣惟財賦為國家根本之計而蘇松尤為財賦最重之鄉臣以庸碌謬撫茲土見錢糧累年逋欠每當奏銷之期多者嘗欠至五十餘萬最少亦不下三四十萬夙夜疚心懼無以仰佐國計極惴惴不安初疑官吏之怠玩繼疑豪強之頑梗乃一職以來詢問耆碩體察民隱間嘗巡行阡陌訪田則之高下考徵科之多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維艱斟酌調劑貴在及時敢悉心為我

皇上陳之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山傍湖旱澇

此段言民力之難

難均即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徭不可勝計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出其中終歲勤動不能免鞭扑之苦故蘇松俗好浮華而獨耕田輸稅之農民艱難實甚兩府與常鎮嘉湖皆壤地相接而賦額輕重懸殊即江浙閩楚亦號財賦之鄉區區兩府田不加廣而可當大省百餘州縣之賦民力所以日絀也夫兩府田賦之重固起自明初臣嘗考洪武年間籍沒張士誠將士私產號爲官田賦額特重而民田之起科較輕永樂以後漕運愈遠加耗滋多宣德正統

閒巡撫周忱奏減蘇州租七十餘萬石松江租三十餘萬石民困稍蘇至嘉靖初蘇州知府王儀請行均田之法盡括官民田而裒益之當時稍減官田之徵但正耗兼配科則繁雜吏易爲奸其後以耗米作爲正糧又運綱諸費額外取之於民因事派徵又如所謂九釐地畝之類日漸增益非復正嘉以前之舊至啓禎時軍餉孔殷加派日繁民不堪命矣 本朝定鼎田賦悉照萬歷年閒則例盡革明末無藝之徵洵稱救民水火近年因時制宜如白糧經費運軍行月永折加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兌之法最稱便民不可更易然亦因明朝賦重役繁以耗作正不得已爲此補救

之計而民力則已殫也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寬

此段言官吏之困

後因兵餉急迫起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難逭部議以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與小縣錢糧不上數千或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斯土者雖賢如黃霸龔遂何能自免謫譴夫人千里而來爲吏誰肯以催科無術甘心廢棄一存顧惜功名之念則展轉苟且之計必生或以存留而抵起解或以此項而借彼欵或以新糧而抵舊欠參罰期迫則以欠作完賠補維艱又以完爲欠種種弊竇莫可究詰一經發覺身家俱喪官之更代日新蠹胥困之作奸頭緒紛淆侵漁任意雖嚴加追比究之款額空懸惟二

十二年。適遇歲豐。二十三年。荷蒙 聖恩。蠲漕。故僅有一二縣地丁全完。而他項仍多挂欠。又以年外報完。未副議敘之例。夫人才力不甚相遠。豈他省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催科偏拙。良以百姓之脂膏既竭。則有司之智勇俱困。而前途之功名絕望。則官箴之砥礪難期。心已灰矣。地方何賴。吏治人才。皆足惜也。積欠年久。惟待赦蠲。我 國家宏敷大賚。每一赦詔。蘇松免租。多者百萬。少者七八十萬。是糧額雖重。原非可完之數。與其赦免於追呼既竭之後。何若酌減於徵比未加之先。使得完肌膚而樂昇平。且無損 國家歲入之實數乎。蘇松版籍所在。都有臣常委官履畝踏

此段言赦蠲不如減賦

拗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祇因田不抵賦力難任役一戶逋逃數家株累小民畏懼不敢承佃倘蒙　皇恩稍賜寬減其孰不踴躍復業數年之後按畝陞科將見田額漸增　國賦日裕是獨無益之虛額而收墾田之實課也前此諸臣纍纍陳請適當軍興旁午餉需告匱之日且供昔前朝苛政欲復宋元之舊事勢難行今積

此段言之

請與前人不同

皇上德威遠播海表日出之邦絕域不庭之國莫不稽首來享奉琛恐後斯正　國家休養蒸黎培植根本之時上年　鑾輿親巡洞見邨落蕭條深軫　聖懷又蠲漕免丁帶徵積欠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白叟黃童感極而泣以為生逢　堯舜之主視民如傷君

地方官能以民艱　上聞必當大沛　恩膏迦三百年之痼疾臣身在地方義無可諉不敢遠引宋元之說亦不敢比常鎮嘉湖之例惟仰懇我　皇上念民力之已竭察虛額之無益宸衷獨斷渙發德音及此纂修簡明全書之時博集　廷議將蘇松錢糧合盤打算各照科則量減一二分定適中可完之實數無存過重必欠之虛額再將科則銷加歸併使簡易明白便於稽核或將賦額最重州縣另立勸懲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使守令知可以久任可以陞遷不至苟且因循事務廢弛庶幾野無不耕之土戶無不完之租民力裕而吏治清賦稅充而　國用足億萬年太平無

彊之休端在是矣臣非不知賦額久定未便更張但體國經野貴永久而無弊苟有未善正宜變通況前代之苛政乎我皇上神聖立極事事垂法萬世此尤關國計民生之大者宏謨遠算總自睿裁非微臣所能仰贊也臣章句腐儒錢穀非所素諳豢皇上隆恩優渥惟知夙夜飲冰圖酬高厚而心血耗竭疾病侵尋恐一旦溘先朝露終負聖恩因目覩逋賦難清不敢不冒昧瀆陳字多逾格伏乞聖慈睿鑒施行

此事關係重大此疏亦指畫詳明與前明周文襄公後先濟美但爲部議所格故臨行時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

○請旨行取疏

題爲請　旨行取事據署江蘇布按二司蘇松督糧副使劉鼎呈詳前事該臣看得行取官員以備言路之選誠　聖朝用人之大典也臣一准部文隨行布按二司選擇開報惟是部行必無錢糧盜案官員方准咨送而臣屬地方賦重役繁甲於天下實與他處不可同日而語故銓選時罕得此缺便形神沮喪親朋爲之惋惜以爲半生功名付之逝水自非志趨堅定不以升沉利鈍介懷者未有不頹然自放甘心以不肖爲歸者也臣奉　命撫吳以來首以察吏安民爲念無時不告誡屬員以我

皇上至聖至神超逾百代求賢圖治宵旰弗遑且知人之明出自
天授爲臣子者尚能仰體 聖心潔已愛民決不至沉埋下僚反
覆申論舌敝筆禿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磨操守廉潔政績表著者
實不乏人然稽其錢糧考成則萬萬不能十分全完蓋勢處其難
智勇才力無所用也（妙在說只此僻陋二字可見自撫字入）今奉文行取指拘定成格必以合例之官咨
送勢必以僻壞小邑易於撫拙者塞責此其人即倖叨選用未必
能光大典況斷不能逃我 皇上之睿鑒則臣濫送匪人之罪
無可辭矣若眞知其人而隱不舉聞則蔽賢之罪與濫舉等臣採
訪再三查有蘇州府屬吳縣知縣劉滋操守端嚴莅事精敏興行

教化勸課農桑廉能之績最著又吳江縣知縣郭琇居心恬澹風骨堅凝撫字能勤訓迪不倦士民稱頌如一此二官者並無未完承緝盜案惟經徵帶徵各年正雜錢糧不能如額臣於大計薦舉卓異疏中亦曾列其廉能祇以格於定例未敢開入正薦已荷
皇上睿照查吳縣吳江兩縣錢糧自康熙十九年起至二十二年止俱奉文停徵至康熙二十四年始分別按年帶徵其康熙二十二二十三兩年地丁錢糧俱經奏報全完止有康熙二十四年并帶徵十八年地丁漕項及各年蘆課雜稅與承追前任侵那各案俱有尾欠尚在年限之內查二縣錢糧歷年不能全完今二官兩

年地丁錢糧全完則非二官之才短情徵可知也臣查前督臣阿
前撫臣蘇任內有常熟縣知縣林象祖上海縣知縣任辰旦亦以
錢糧未完與例不符會經會疏題請　旨破格擢用今劉滋郭
琇二官臣實眞知其才品久洽輿情茲據署江蘇布按二司事蘇
松督糧道副使劉鼎暨蘇州府知府胡世威交薦合以臣之見聞
無異然臣終不敢自信一己之見違例輕舉復又咨商督臣隨准
移覆二官清操卓越敏政精勤堪膺行取之選是亦從愛惜人才
起見臣思以人事君為臣子之大義用是冒昧比例具題仰懇（妙在帶出此）
皇上俯賜鑒准破格錄取俾循良之官益加感奮而地方之繁劇

層折腳實大

與兩邑相等者亦知有登進之階相率而爲良吏以仰副我

皇上圖治安民之意所關匪淺鮮也臣謹會同總督臣王合詞具

題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通例爲人膽識雙絕妙在起手提唱分明結復繳應明白立言不爲一人起見故自侃侃動聽厥後郭琇竟至大用亦可知此疏之有力矣

請毀淫祠疏

題爲淫祠敗壞風俗已極請　嚴綸申禁以正人心以維世道事臣才具庸劣忝　命撫吳陛辭之日蒙我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　聖駕南巡又　諭以致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德意月吉齊集士民講解　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中之俗尚氣節而重文章閥閱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傚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靚粧

艷服連袂僧院或群聚寺觀裸體燃臂彷體誨淫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犍之值可數百金刻造馬弔紙牌編作淫詞艷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鬬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提會艷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可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將賞簡則賦稅足禮樂明而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

入人膏肓。非奉　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及劉猛將軍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鼓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值還債。所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

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淫祠五[illegible]）

皇上治敎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其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即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冀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復崇

國猖狂不可禁遏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巓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誣惑民聽　天威所震重衆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非淺小矣為此具題伏乞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大賢所重總以興起人心矯正風俗為事篇中所陳皆係要務而禁燬五通一節尤不愧為狄梁公矣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歷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業耕者廢耒里老嗟歎子弟輟誦絃齋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今已從祀兩廡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歷甲申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邵真積力久篤實光

輝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直是不愧）兩朝徵聘十一次𦆀帛賁於巖谷守令敦迫就道者數矣先生高臥不起故天下稱為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愼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下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一錢兩居父母憂

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傲親見背哀慟窮苦中瞪取本來面目覺翻來氣質之偏識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姚江陽明）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為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與共籌軍事忽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料定）不可何天啓末年逆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縱騎森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

据詞讀供其稾館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其子弟僕從廠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嘗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略賊拷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拷死則又按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旙擊鼓不畏閹知閹亦覺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卿上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興晉陽之甲閹夜繞御牀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令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

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容氏弟光先以時欲牢籠士大夫。外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摧秣辭致摧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藩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士垣將圯翁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移家入五峯山結茅山中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

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國朝順治初祭酒特畢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來學者甚眾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其子從遊考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騶從以一見先生為快先生涵養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即夜寐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亹亹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

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閨門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終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底者處之程子所謂動亦定也學不躐此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不俗無得力處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應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

字是千聖真脈非言語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即在事上見言已〈脚踏實地非姚江〉即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厲〈末派可比〉不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當欺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靑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遊者矣〈如此才是孔門眞派〉程子曰世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

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眞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

一語收盡

凝道之君子何疑歟哲人云萎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配槐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閫德丙辰先生下第槐孺人慰之曰下第何妨卽終身不第我未見布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子所及當先生醵金救左魏時楊孺人出嫁時衣奩佐之撫前子同已出事槐孺人母如已母奉養終身皆人所難者子六立雅思

貢、奏雅生員、望雅、增廣生、槐孺人出、博雅、韻雅、倘雅、增廣生、楊孺人出、女二、孫十二、瀾增廣生、潛生員、溥生員、潞生員、淦舉人、淳生員、漢、浩、沐、浴、湛、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彔、用霖、用梓、用楠、用楨、用横、用楷、用樞、用樹、用梌、用樹、用桂、用棟、曾孫女五、四世孫一、壻婺聘㫖名族、槐孺人原葬容城先塋、今以衣冠祔、楊孺人原葬夏峯東阡、今移祔、

銘曰、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交江邨。志紹濂洛。奥旨微言。闡幽啓鑰。窮理盡性。本於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雲臥蘇門。韜光斂耀。安樂窩叟。千載同調。巍巍夏峯。淵何其高。攀

擾兵遽仰止爲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式來思

孫徵君少爲俠士長爲遺老晚爲大儒埒與張子房管幼安邵康節劉容城諸公之行誼而備有之文起于虛籠一段中間挨次實敘時下斷語末復贊其學以總結之靜重雍容雅與題稱先生爲徵君門下士故能寫出全神而無一毫囂張之氣視圭齋碑許文正曼碩碑吳文正又不同矣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讀施公卒於京師之寓舍。公知名海內者垂四十年。天下之士或推其文章、或高其行誼、或稱其治術、而余少同舉進士、晚年同事史館、相知尤深。公病、余往視之、握手熟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並言能信於世亦無如子。因欷歔不能語。既卒、葬且有日、其子彥恪遵遺命來請銘其墓宮之石。余何敢辭。乃垂涕序而銘之。公諱閏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大父宏猷、明萬歷間遊鄒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爲東南人士所宗。父譽、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

父與余嘗論其學所謂砥園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遊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　天子大婚禮成　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徧遊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既歸丁祖母艱服除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至夜分曰如是則生者死者兩無憾矣諸卿大夫素以公嫻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籍籍言公可大用矣當是時

世祖方興起文學選尚書郎資望深者　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

學使者公名居第三擢提調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自磨礪冀得一當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為之一變其應　御試也大學士安邱劉公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此係小件亦非今人所能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公之能舉其職與劉公之能相與有成也時人以為兩難秩滿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為盜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亟涕而諭之父老見公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乘間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偽令輸租以遣之因遍歷崇

山虞谷間作彈子嶺大院欵竹源院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使君今之元道州也暇日修景賢白鷺洲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宴遊賦詩耆舊逸民亦樂就之昔羅盱江嘗爲寧國守以和易得民公大父嘗服膺其教（先指汝芳）公之爲政亦略相彷彿而時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裁併監司歸里而叔父祇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焉之志又十年　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才　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公素以文學飭吏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用發舒考核同異辨析疑譌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

其姓名萃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公
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忠孝奇節輒抵掌
奮發慷慨流涕不能自已遇羈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
死喪困厄賑䘏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盡力編摩
出則應酬賓客又砥園先生已卒格於例不能請假居憂忽忽不
樂而精力亦稍憊矣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爲日講官司記注
矣惜其老也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充
太宗聖訓纂修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加衰而不自休息私
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使專精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

臣事迹庶有倫敍乃事未竣而遽歿不但平生交遊之情爲可慟而國家失此良史才爲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二卷歿後友人檢討高君詠爲編輯藏於家公生明萬歷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日葬於宣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贈封並孺人副室蔣氏徐氏子二彥淳恩貢生彥恪郡庠生孫男女俱三婚娶皆名族

銘曰儉以處身惡以行仁志希先民敻乎絕倫養其和平發爲菁英金石喤喤大放厥聲敬亭如盆宛溪如帶丸丸松檜勿翦勿拜

維茲幽堂。哲人之藏。青島告祥。奕葉其昌。

文章行誼治術三者兼能起手提明篇中錯雜聽之愚山先生得此可以無憾